

理 论 编



第一章 导论

自从人类有了语言，翻译活动就已存在，并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章简要介绍有关翻译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翻译的定义、翻译活动的性质、翻译过程的特征、翻译理论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事翻译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

1.1 翻译的概念

“翻译”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又颇为复杂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959: 233）曾经根据符号意义的性质和特点将翻译宏观地划分为三大类：

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或“重述”：将一种语言中的符号以该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加以阐释；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翻译本身”：将一种语言中的符号以另一种语言中的符号加以阐释；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嬗变”：将一种语言符号以一种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加以阐释。

以上三类翻译均与语言符号的转换有关。其中的第一类是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语言符号转换，例如，用现代汉语中的语言表达方式诠释古代汉语中的语言表达就属于这类翻译。第二类涉及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例如，汉语与英语，法语与德语等之间的转换。第三类是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符号转换，例如，将小说的文字表达方式（语言符号）转换成绘画中的光线、色彩和形状等的表达方式（绘画符号）。其中第二类——语际翻译与我们经常谈论的“翻译”概念最为接近，也是本教材旨在描述和探讨的翻译类型。此外，本教材介绍和谈论翻译现象或翻译技巧主要集中在笔译（*translation in written form*）方面，不涉及口译（*interpretation*）的现象。

“翻译”一词无论在汉语或是英语中均有不同的所指和涵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听到类似下列这样一些言论：

- (A) 这首唐诗的三种翻译各有千秋。
- (B) 他正在翻译那部长篇巨作。
- (C) 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 (D) 刚才那位翻译误译了一句关键的话。

从以上四种谈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翻译”这一术语所指的不同概念和涵义。(A)中的“翻译”用来指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语篇，即我们常说的翻译作品(translation product)或译本；(B)中的“翻译”指某一语篇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即我们熟悉的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及其所涉及的具体步骤或程序；(C)中的“翻译”指与翻译活动现象有关的学科知识，即我们常听到的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D)则是“翻译”一词在汉语中特有的一种所指，即从事翻译活动或工作的人，又称译者(translator)。这些不同的所指实际上涉及了翻译活动中诸多层面的现象，其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译者)与客体(语言和语篇)、对象与目标、过程与结果、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等一系列属于翻译研究领域的概念和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翻译”概念本身所包涵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正是由于这种繁复的特征，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在定义“翻译”这一概念时，从各自的视角和侧重点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描述和阐释。纵览中外翻译研究著作和翻译教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关翻译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在林林总总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不同流派的学者对翻译的理解和阐释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活动现象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特征。

例如，早期从事翻译实践的研究者(多数为翻译者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者)注重翻译技巧，认为翻译是一种技能(craft)，是将一种语言中的书面信息用另一种语言来替换的技能(Newmark 1981: 7)，这种技能仅凭空洞的理论知识显然不够，还需要大量的实践。这一定义突出了翻译活动的实践性特征。

从事文学翻译的研究者则在具体的文艺作品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art)，翻译的过程是作品文体风格的转换，也是译者再现和再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艺术的实践过程。这一定义强调翻译活动

中语言运用的特点，旨在揭示语际之间的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置换。

由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学者从语言的系统结构和使用功能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language activity*），是原文语言（*source language*）与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转换。持该种观点的研究者通常也倾向于将翻译看作是一门科学（*science*），认为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需要译者去潜心探讨和摸索掌握（Wilss 1982）。这一定义侧重探讨翻译活动中各种语言使用现象的规律性和可归纳性。

近年来，受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交际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有不少研究者从社会文化交流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的概念，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交融（*acculturation*）和一种跨文化交际（*transculturation*）的活动，它是人类交流过程中持不同语言的人得以沟通的桥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研究就是文化研究（Bassnett & Lefevere 1998）。这种定义将翻译活动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宏观视野中，旨在揭示翻译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交流价值。

还有一些学者十分强调翻译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认为翻译是“一种借助于各种信息技术并由外界因素促成的产业活动”这种活动的产生和存在由不同的社会交流需求所决定，同时又通过各种可以满足这种交流需求的技术手段得以实现（Sager 1994: 293）。这一定义注意到了翻译活动同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联系。

在这些不同的翻译定义中，有些解释翻译活动的功能，有些突出翻译活动的特点，还有一些强调翻译活动的成因，可以说，这些界定都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翻译活动这一现象中的不同因素。

综合上面所提到的各种有关翻译的解释，并结合语言学的理论和语言运用的功能，我们可以尝试给翻译做如下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以原文语篇为基础，以译文语篇为目的，是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地区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学习的桥梁，能够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通过原文在译文中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翻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较为简单的定义表明了我们对于翻译活动的性质及功能的理解：即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同语言使用有关的活动，是原文语篇中的内容意

义通过译文语篇得以表达的活动。它不但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及两个不同语篇之间的转换，同时也涉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实践活动。

在明确了翻译活动的性质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翻译活动本身的一些特征，如翻译过程中的不同步骤以及影响翻译作品的诸多因素等等，这是下一节我们将要谈论的问题。

1.2 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活动，语际翻译与其他类型的语言活动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的是：这些语言活动都涉及语言使用者（讲者/作者和听众/读者）在一定的语境中为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而运用相应的语言。不同的是：翻译活动所涉及的是两种语言、两种语篇、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以及更为复杂的交流步骤。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图示揭示翻译活动过程所涉及的因素及其相关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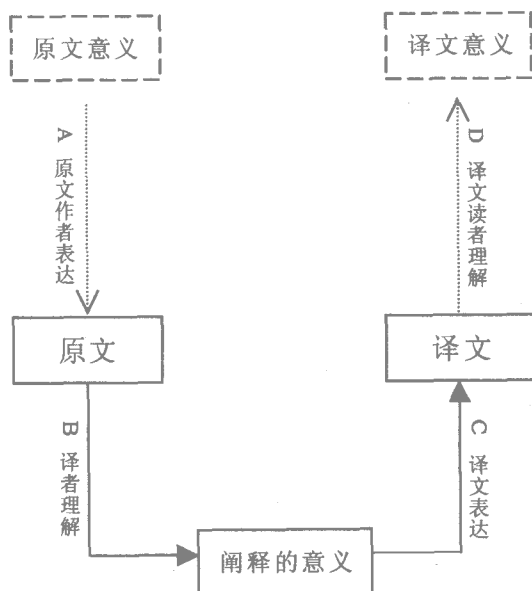


图 1-1 翻译过程

图 1-1 中自左向右自上而下的方框和箭头线条表示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几个步骤：

A. 原文作者用原文语言将所欲表达的内容意义通过译文语篇的形式表达出来；

B. 译者根据原文语篇理解原文作者所表达的意义；

C. 译者用译文语言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通过译文语篇的形式表达出来；

D. 译文读者根据译文语篇理解译者所表达的意义。

在这四个步骤中，B 和 C 属于人们经常谈论的翻译过程，即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表达（由图中下半部分的实线方框和箭头表示）。A 和 D 属于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步骤（由图中上半部分的虚线方框和箭头表示）其中 A 是翻译活动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原文作者提供原文语篇，接下来的任何所谓翻译步骤和程序均无从谈起。D 则是翻译过程完成的保证，因为假若没有译文读者的参与，译者所做的翻译都无任何存在的必要。这两个潜在的步骤实际上也是翻译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译者在翻译时必需关注的环节。这是因为，一方面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和掌握原文作者所欲表达的内容意义，另一方面译者还需要分清楚译文的读者对象及其需求。只有在明确了这两方面情况的基础上，译者的翻译才有可能既充分传达原文的内容意义又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从而真正起到桥梁沟通的作用。

至于 B 和 C 这两个步骤，我们比较熟悉，有时也将这两者当作翻译的全部过程。在这两个环节中，步骤 B 关系到译文是否有误译的问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宗炎先生（1984）曾指出“辨义为翻译之本”，这一观点明确指出了理解是翻译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为只有准确理解和吃透原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避免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错译现象。例如，下面这些翻译实例均表现出译者在理解原文时出现的错误 摘自《中国翻译》2000 年第 4 期：22-23）：

(1) They are talking turkeys.

误译：他们在谈论火鸡。

正译：他们在坦率地交谈。

- (2) He is employed in watering the garden.

误译：他被雇来浇花园。

正译：他忙于浇花园。

- (3) He is not a majestic personal figure like Roosevelt, and he doesn't inspire fear like Johnson.

误译：和罗斯福一样，他不是一个代表威严的人物，
和约翰逊一样他也不会让人望而生畏。

正译：他并不像罗斯福是一个代表威严的人物，也不
像约翰逊那样令人望而生畏。

以上三例中的第一种译文均为“误译”，导致错误出现的原因是译者在理解原文时望文生义没有认真考虑词语在实际上下文语境中的具体涵义（例 1），或是将某一词语搭配与其他搭配混淆（例 2），或是在句型结构理解和分析上产生偏差（例 3）。除此之外，对原文理解上的错误还可能出现在文体风格、文化背景、专业知识等方面，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专门论及这部分内容，这里暂不赘述。所有这些可能造成对原文理解失误的方方面面均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备加留意。

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译者还需在译文表达的环节上注意语言的运用。尽量采用符合译文语言表达习惯的方式，减少译文中的“翻译腔”和诘屈聱牙的表达。例如，下面的两个译例（李运兴 1998：106 - 110）：

- (4) A few of the pictures are worth mentioning both for their technical excellence and interesting content.

原译：其中有些照片既由于其技术高超又由于其内容
有趣而值得一提。

改译：有些照片技术高超，内容有趣，值得一提。

- (5) She was a tall silent woman with a long nose and grey troubled eyes.

原译：她是一个沉默的高个子女人，有着长长的鼻子
和忧郁的神情。

改译：她个子挺高，沉默寡言，长长的鼻子，一双灰

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情。

这两个例子中的原译在理解原文意义上没有任何错误，但是译文读起来显得拗口。相反，改译的译文使用了汉语表达中词组堆砌的习惯，将原文的一句话分为几个词组表达。其效果，不仅内容紧贴原文意思，而且译文表达通顺流畅。类似这种使用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翻译方式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略见一斑：

- (6) *The morning of June 27th was clear and sunny, with the fresh warmth of a full-summer day; the flowers were blossoming profusely and the grass was richly green.*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充满了夏之日的清新和温暖。

- (7) *I had the faintest idea what "this matter" was, but I was more annoyed than interested.*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指什么，但我兴趣不大，倒觉得厌烦。

- (8) *The greatness of a people is no more determined by their number than the greatness of a man is determined by his height.*

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取决于其人口多少，正如一个人的伟大不取决于他的身高。

以上三个译例中，有汉语常见的四字格表达（例 6），否定表达（例 7）和比较结构表达方式。从结构本身而言，这些译文都改变或调整了原文的句型表达方式，转而采用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结构。这样的译文表达算得上是既对应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又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要。

简言之，翻译过程反映出翻译这一特殊语言活动所涉及的不同步骤和影响翻译结果的诸多因素，其中对原文的理解和在译文中的表达是翻译活动本身最为重要环节。可以说，准确理解原文所蕴涵的意义是翻译活动的前提，自然通顺地以译文语言表达出这些意义和内容是翻译过程

的关键。然而,要做到正确的理解和通顺的表达,不仅需要译者掌握一定的翻译理论和原则,进行大量的具体翻译实践,同时还要求译者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和修养,并加强和充实对其他知识领域的了解和认识。

1.3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

人类的翻译活动实践几乎同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样悠久,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实际上就有了翻译活动。

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亚述帝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在公元前 18 世纪的巴比伦王国时代,下达庶民的法律和政令需要翻译成多种文字,政事办理和法令的执行也常常需要译员的协作。较早有文字记录的翻译作品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的古希腊时代。当时 72 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又称《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是目前已知的较早的翻译作品。后来陆续出现的以拉丁语翻译或改编的希腊荷马史诗及希腊戏剧作品也都表明正式的文字翻译活动在古代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谭载喜 1991: 4)。

同样,在我国有文献可查的翻译历史可以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翻译佛经算起。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以及后来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被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马祖毅 1984)。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翻译实践活动始终未断,无数优秀的翻译家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摸索出大量实用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翻译理论观点和学说。

同源远流长的翻译实践历史相比,翻译理论特别是系统性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则相对要晚的多。

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著名的翻译理论专著《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中曾提到,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翻译理论一直围绕着如“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和“忠实翻译”(faithful translation)这样的翻译方法问题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Steiner 1975/1998: 318)。这意味着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都集中在“怎么译”的问题上,并且将这一问题看作是翻译理论的全

部。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各类翻译辅助工具（如机器翻译）的问世，翻译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翻译研究者方才逐步意识到“怎么译”的问题固然是翻译中一个重要的论题，但也仅是翻译理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翻译活动中的其他许多现象，例如，翻译对本民族语言的作用和贡献、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翻译的目的、语篇类型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与人脑的语言机制及认知能力的关系、翻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等渐渐成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课题。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翻译理论在宏观意义和微观意义上的区别。

就宏观意义而言，翻译理论是关于翻译活动的知识，它描述和分析翻译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并针对有关现象提供一系列的观点和诠释，包括普通的原理与具体的指引、建议和启示。从这个角度而言，翻译理论属于基础性的研究，重在解释翻译的性质、功能、双语转换机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同时还借鉴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社会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交际学、信息论等学科的理论来解释种种翻译现象。

从微观意义上说，翻译理论涉及如何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翻译目的以及译文读者对象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相比之下，这一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比宏观翻译理论的涵义狭窄和具体一些，它的作用也显得更为具体，并且可以为翻译实践者提供更为实用的翻译操作指导和建议。例如，确认和解释翻译中的问题，指出解决问题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建议恰当适用的翻译策略和标准等等。鉴于本书是一本实用翻译教程，因此，我们在书中所提及的翻译理论均为微观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翻译理论的职能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刘宓庆 1999：2-3）：

首先，翻译理论具有认知职能（cognitive function）和启蒙作用。翻译理论是对翻译活动现象和规律的认识、描述、分析和探讨。通过翻译理论的揭示，我们可以认识到翻译这一特殊语言活动的实质，翻译活动的各项基本规范以及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模式。

其次，翻译理论具有实施职能（performing function）和指导作用。翻译理论能够指导我们认识翻译活动的规律，并凭借有关的理论论证和

方法论的引导，在实践中有选择地“实施”理论所提供的多种参照性对策（strategies）。进而使翻译技能从自在行为上升为自为行为，使翻译实践成为高层次的语际交流，而不仅仅是匠人式的技艺。

再者，翻译理论具有校正职能（revising function）和规范作用。这一职能源于翻译理论的实施职能。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参照性对策，使我们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能够有选择地采用有效的实施手段，同时也使我们更能辨明正误，校正偏差。

此外，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正确对待的问题。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翻译界许多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士（包括一些颇具知名度的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态度相对比较淡漠，认为翻译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无理论可言；所谓的翻译理论都是空谈，并不能真正提高一个人的翻译水平，只有拿出好的翻译作品才算真本领。这种过于强调实用性的观点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影响极大，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翻译理论及翻译学研究的发展（杨自俭 1994，谢天振 2001）。

我们承认，翻译理论有时可能无法完全用于指导某一项特定翻译活动的具体操作，从事翻译实践工作的人员也未必需要掌握高深的翻译理论以后才能进行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可以总结归纳各类有效的翻译策略或技巧，发现翻译活动过程的规律，解释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并为翻译实践提供不同的操作途径。古人云：“授人以之鱼，不如授人以之渔。”懂一些翻译理论，能使译者掌握翻译规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能力；能使译者对翻译问题可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正如英国翻译理论研究者莫娜·贝克（Mona Baker）所说，学好翻译理论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做好翻译，这就像学习了医学并非一定能医好病人一样。然而，医生如果对人体的构造、药物的性能与成分都有理性的认识，就可以减少误治的可能性，还可以增强医好病人的信心（Baker 1992）。

1.4 译者的素质

要从事翻译工作，成为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译者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素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世以后，翻译更

是涉外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更好地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财富以及外国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高质量、高水平的翻译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翻译工作质量的好坏、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我们对外交流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一个称职的翻译工作者需要具备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要有扎实的外语水平。有人认为只要是学过外语的人就一定可以做翻译工作。这种观点其实只表明了很小一部分的事实。翻译活动对译者的外语水平要求很高，不但要求译者具有丰富的词汇量，还要求译者必须熟悉和掌握有关词法（例如，词语的搭配、惯用语的表达、俚俗语的使用等）；句法（例如，句型结构、不同句型的表达功能、句型结构与文体风格的关系等）；语篇（例如，语篇结构特征、语篇的功能、语篇的风格等）以及不同语篇类型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能够在实践中熟练地运用这些语言知识。要具备这样的语言水平，译者除需不断接触（包括听和读）大量的外语原文资料外，还需经常在实践中使用（包括说和写）外语进行交流，并在实践中不断揣摩和掌握外语的语感。只有这样，才能在翻译中一方面确保正确地理解原文，另一方面地道通顺地表达译文。

第二，要有较高的母语修养。虽然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运用起来一般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决不能就此认为在汉语理解和行文方面就可以掉以轻心。有时在英译汉中，往往会为某个词语或句型的汉语表达费尽心思，有时虽反复推敲，却仍然得不到理想的译文表达。有时在汉译英中，对一些特殊的文体和语篇，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或是在语篇的语调和感情色彩方面把握得不够准确，从而影响译文的正确性。因此，学好地道的汉语表达方法，使用规范的汉语文字和句式，保证通顺的汉语行文和恰当的文体风格，是一个合格的译者需要具备的语言修养。

第三，要有广博的知识。在翻译中，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译文的表达，译者都必须具有丰富的百科知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说过“……了解原文的第三道关，就是字典不能帮忙的那些东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上的事件，小说里的人物，五花八门，无以名之，名之曰‘杂学’”（转自李运兴 1998: 9）。正是这种‘杂学’决定了译者在提高语言水平和修养之外，还必须努力博览群书，不断积累多种专业知识，扩大自己的视野。

第四，要不断积累和丰富翻译经验。这里所说的经验包括两方面：一是汲取他人的翻译经验，二是总结自己的翻译心得和体会。古今中外有无数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佳作，并总结归纳了很多有关翻译的规律、策略、技巧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多阅读一些优秀的翻译作品，分析和揣摩其中的语言表达和翻译处理方法，可以增强自己对翻译技巧的认识。另外，翻译毕竟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语言运用活动，要想提高翻译水平，只有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勤于动笔，方能使自己的翻译水准不断进步。

第五，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翻译理论知识。翻译理论是前人翻译经验的总结，了解和掌握一定的理论有助于译者加强对翻译活动的理性认识，提高对翻译作品分析的敏感度，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从而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要树立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翻译是一件看似简单轻松，实际复杂艰苦的工作。鲁迅曾就翻译说过这样一番话：“极平常的预想，也往往会给实践打破。我说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无须构思。但真正地搞翻译，就会遇到困难，譬如：某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来时，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的钥匙一样”。这种焦虑和辛苦表明翻译决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必须要有刻苦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在翻译中疏懒，不愿勤查字典，不愿深究问题，望文生义，避生就熟，随意删减，轻者会闹出笑话，重者会导致重大损失。

◆ 思考与练习

▲ 思考题

1. 翻译的性质是什么？你如何定义翻译的概念？
2. 翻译过程中除了原文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外，你认为还有哪些人或机构可能影响具体的翻译活动？
3. 以你的翻译实践经验或翻译的作为例，尝试分析你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采用的翻译方法。

4. 在国外翻译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广为流传：“Those who can, translate; those who cannot, teach translation; those who cannot teach translation, teach translation theory”。这一说法的涵义是什么？你如何看待其中所表达的态度？

▼ 练习题

分析并更正下列各个句子译文的错误或表达不当之处。

1.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s the final court of appeal in all matters concerning English words.
牛津英文字典是有关英文一切问题的最后申诉法院。
2. Truth lies at the bottom of the decanter.
真相从玻璃瓶底看出来。
3. This will go a long way in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y.
在克服困难上要走很远的路。
4. The lecturer carried his audience with him.
讲演者把他的听众带走了。
5. She will make you a good wife.
她将使你成为一个好妻子。
6. 错误显然在你那一边。
The fault clearly lies at your side.
7. 到公园去该怎样走？
How shall I go to the park?
8. 我可以跟你借电话用吗？
May I borrow your telephone?
9. 她的服装不大入时。
Her dress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fashion.
10. 我觉得这样做是我的本分。
I think to do so is my duty.

第二章 翻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翻译理论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或术语用于描写和解释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类现象。在本章中，我们将扼要介绍翻译研究中经常被谈论的几个概念：可译性、可译性限度、翻译对等以及翻译标准。这几个概念涉及了翻译的性质、翻译的特征以及翻译的评价等方面的问题。

2.1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

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语言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Steiner 1975/1998：76 - 77）。

这一论述表明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同语言的结构和使用有关。一方面，人类通过语言进行社会交往。虽然世界上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但是人类的文明历史发展表明，语言之间是可以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换言之

之，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体系，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词汇构成、语法结构、行文谋篇、修辞表达、文化内涵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将一种语言的语篇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原文语篇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内容有时无法翻译，翻译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这也就是说，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因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而且，这种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与此同时，语言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不是完完全全的复制或再现，翻译是受一定限制的，翻译活动中始终有一些无法逾越的鸿沟。意大利语中有一句俗言：“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鉴于语言间的可译性比较容易观察和理解，我们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简要谈论一下可译性的限度问题。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由于本书第五章将专门讨论有关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语言方面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

2.1.1 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

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

（1）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

（2）八字都还没一撇呢